

嬰鳴館遺稿

卷之五

16  
831  
5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76  
831  
5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五

尾張 紀德民世馨著

米澤 神保行簡

門人 東都 泉 長達 同校

久留米 樺島公禮

序

送北圃仲温詩序

劍匠作劍唯其利之思思其一割之時必殺越賁育  
然彼豈勇士也哉書林識書習慣如性其於四部之



籍往往驚服宿學然彼豈文士也哉北圃仲溫紀人  
也鬻書東都其肆所藏汗牛充棟而仲溫能讀之不  
唯能讀之能師某某而事焉能友某某而講焉其有  
時著述也雖文士動刮目於是人皆望其棄其業愈  
益爲文焉然而仲溫未敢幡然以爲文士者蓋自知  
其不可輒以爲文士也夫比諸世之不自知其不可  
以爲文士而傲然敢爲文士者則其識亦已明矣我  
於劍匠也未能知其果勇否其於書林也得仲溫而  
知其或有文者矣今春仲溫將暫歸鄉故請時彥飲

酒於東郊花樹之間得其辭以壯其行余因作之序

綠竹園詩集叙

余少與吉甫及南宮喬卿受學淡淵先生以從事筆  
硯與余最相親久之余從先生東都遂留家焉吉甫  
如濃業醫於松水之上蓋樹杏者日相踵焉云然時  
時寄書云每一相思徒病心癢今茲戊戌春飄然東  
來先尋余廬余聞其聲出其髮蕭蕭鬪然齒墜矣且  
笑且哭終宵如狂漸稍取囊中之集曰離違三十年  
未有微業之可以酬知已然心事亦不出于此卷請

以質乎子、余受讀之、自中州紫海濟勝之詠、及往時  
唱和之作、併其存亡親友、姓字皆具、余未及卒卷、潛  
然淚下、顧當年所把臂、誰非有志之士、然自喪師後、  
雲飛雨散、不急要路、則淹窮途、概皆就踈索、至其如  
髮枯齒墜、而不改其樂、千里離隔、而不棄其交、則能  
有幾與、夫吉甫之厚如此、而其才亦如此、假使其在  
朱門華屋之間、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則締致之富、亦  
未止于斯矣、抑吉甫之志、淡榮利而醇肥遯、然則濃  
野之一邊、安於王國、漁歌樵吟、清於雅頌、宜矣、不以

我緼袍、易彼文繡也、其我之望之、豈不淺哉、嗚呼、今  
夕何夕、以其至之前日、喬卿病故、余三兒同時罹瘴、  
而孩嬰者不蘇、方寸不免有異、而吉甫亦爲之自失  
矣、以故我之待之、於其千里之誼、未能展中情百一、  
嗚呼、亦一時也、臨別不勝悶、走筆序其卷端云爾、

伊藤子良翁七十壽序

伊藤子良翁業醫於尾、而與淡淵先生親善、先生謂  
德民曰、人之敦厚如子良、不易得也、又告翁曰、願善  
視我紀生、吾唯其疾之憂、自此余不啻賴之以保病

軀乃得則效其所志行矣。翁之居室也儉，衣則足乎機杼，食則足乎圃蔬，而至奉大孺人之歡也，飲食無不甘脆，衣器無不安適，起居動靜，所以欣樂之，無所不至焉。於家人也，豈第諄諄教告，未嘗一加聲氣，是以皆悅服，從事忘勞，遇親戚朋友之急，舍己趨之，極之賑贍，而無德色，又視其療人也，診驗瞑思，如思而不得者，及其處方，期愈如神，知其劇，則坐于枕而守之，盡日徹宵，酷暑冽寒，不有懈倦，或辭請宅醫，不以介意，復請則又如先，其瘡也，賀之曰：是君之有福，非

醫之力也，貪而不得待，負囊於奴以行，不避風雨，不問曉夜，窮閭陋巷，莫不親往，視其窘衣糧，必先施予，然後貴藥寶劑，從症投焉，有苞苴以謝，拜受如得重報，比其初老，業益廣費，益多愈益力，儉省用，常多作劑，大署門以待行旅之疾者，疾者日至，使隨至齋，而計道之遠邇，以多寡之，一不問報久之事，聞藩府命有司歲給金以助之，翁舉以買藥物，分毫不私于己，自此所保活，歲以千數焉，其自養也，曰：醫者宜先自醫，不願祿仕，不求榮達，自聲色技藝，一無所進。

偶得閒則一吟詠以自樂而已精神爽明形容不衰人或以為有道也安永戊戌冬特命賜廩蓋以老益勉勵也越明年己亥翁年七十而其辰在五月初八矣翁之弟吉甫與余同師翁之二子皆學于余馳書請所以稱觴者嗚呼自翁之業成四十有餘年其所蘇活不知幾十千萬也我聞吉人天祐天而加之期頤則後來之所活亦又不可知幾十千萬也夫其有德于人也如此然則人誰有不欲頌禱其壽者豈待民之言然民不能親上其堂助二子以舉觴安可止

息遂叙翁之可益享福壽彊而愈益有德于人者如斯

雜圖叙

仰觀俯察無非圖象圖以喻物喻之上歟蓋井君教人之忠也心之乎思書可以發思之乎形非圖無著概而論之科斗篆隸孰亦非圖是以歷聖形思詔之無窮莫不因圖以存形也抑之乎思也難其未至也不能成形其未能成形也則學者之苦焉得能思者而因其成思之成亦速井君有見于斯形已所思而

示人則其視則之則惠莫大焉或者曰十一不足則  
不思之甚雖井君如之何

蒙求續貂叙

鄉人恩田仲任來見余語之曰余之見仲任始于今  
日則欲有問可乎窺義府考德則觀治亂察興廢憲  
言法行強約諸己以待命者學之上也汗牛之籍充  
棟之簡腹亡擇藏歷代之變殊方之異炙轂不窮以  
待問者其次也坐兀兀目炯炯發塚書穿壁策竒其  
是僻其非要欲驚人終身由之不知所屈噫其下也

夫學亦何望人人而莫尚焉雖其下者賢乎己仲任  
以爲如何仲任不對探書懷中而視之曰僕近讀南  
北史隨讀隨抄及成卷題曰蒙求續貂豈敢曰與人  
是唯自備遺忘耳蓋其法則李安平其事則六朝而  
拾錄諸家未及撰者三百九十餘事比類甚苦余於  
是知仲任之志有所期矣與彼浮華虛文苟得數言  
則謀之剗剗未及益人先足損己者不啻霄壤仲任  
豈余所謂其次者可以之其上也是不可不叙

送米澤大夫吉江君使京叙

安永庚子冬

聖天子登祚、明年辛丑春、米澤大夫吉江君以藩奉賀、使入貢于京、及將行、過余告別、且曰、先見太室先生、而請先生有贈言、敢願子亦贈一言、余因請誦其言、則其意專在歷觀其風俗醇漓、考察其政教若否、而還可以復其君、以匡輔其邦治焉、余熟聽之曰、井君忠告無餘言、德民又何言、然亦欲爲大夫申明其說、可乎、凡視聽之接物也、於同則深、而於異則淺、非其喜同而惡異也、人唯易感于所慣、易忘于所不慣也、

故取于人以益己者、不失乎疎同、而失乎疎異、甘調甘則美不成、素飾素則文不成、美也、文也、皆得異以濟者也、此行自東海往、自中山還、來往數旬、歷涉數州、其所視聽、日同異乎己者、豈可舉數哉、某某同異乎己、彼其何以嘉樂勸勉、彼其何以怨嗟怠惰、視其所營爲、而聽其所謳歌、自人情夷險、政教得失、彼焉廋哉、彼焉廋哉、然後內省、以斯施舍、斯張弛、則大夫之奉上、接下之具、其在于斯乎、其在于斯乎、嗚呼、井君言約意備矣、君其思諸、於是大夫欣然興拜曰、請



服膺二先生之言

真駿庵七十壽序

人生七十、先生之壽、固宜慶也、而今昇平百年、陰陽所和、人多壽考、七十豈獨先生之壽也哉、蓋先生少東遊平安、當此之時、後滕良山以醫鳴乎天下、先生從學、親炙數年、終盡其技而還、還則家居以療人、術日益精、業日益廣、遠近之疾、多得賴先生而瘳焉、夫士之裹糧千里、而苦心勞力、其學者、誰不期業成而歸、歸而揚名於鄉黨州閭、以寵其身、以顯其親、而後

能副其素望、宿志耶、然亦有命矣、未可必期也、而先生往已得之、則其酬其志者、亦已足矣、及其術日益精、業日益廣、遠近之疾、多得賴先生而瘳也、遂爲府尹所聞、東都、因號其居曰施藥所、支給其費、而其方之所救藥、愈益不可舉數者、四五十年于今矣、則其副其志者、亦已樂矣、抑人情所樂、豈唯當己之身而樂之而已哉、又得傳之子及子之子、不衰、而後其樂無以尚焉、先生多男而多才、以其長子子柏能幹其蠱也、先生雖老、其業不墮、且諸孫風氣日升、先生又

訓之膝下、名以驥龍、望之以飛騰、先生之至樂、於是乎無與比焉者、况攝養所至、期頤亦必至乎、是七十之壽、獨先生之享福可慶也、民遊崎之時、多受先生之知愛、今在數千里之外、無由一上其座、以前言賀之、因謹序之、遙屬之子柏、使其頌壽之日、而誦之以稱其觴、

送山子遠叙

向爐習游、笑其事之虛也、無益實施、然尚知浮沈、解之之言也、嗚呼、解者亦知一而未知二、夫學者修身

爲本、修身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曰、君子慎其獨、慎獨之時、豈有物乎前哉、未接物而先修之於己、故能應而無窮、爐上無水、無水而畏水之險、與其未知畏而入畏者、奚啻霄壤、凡學之道、皆在未然、未然則虛、虛習而後實施焉、故曰、學古入官、聖人之教人亦云、米澤山子遠、少而誦書、長而講習、既及得其義、勉焉日苦、履行之難、能則未免致爐游之謗、然其友之賢者、無有不稱其篤力者、於是君聞而嘉之、試之世子之近侍、子遠亦感奮、勵翼益至、遂進爲少庶子、則世子

鳴鶴齋詩集 卷之五  
之學日講世子之行日勗蓋賴子遠之忠誨者多焉  
乃爐游之不可以非也我徵之子遠矣今春謁暇北  
歸余因益勸其乘暇愈益涵泳五車之文以極其善  
游以拯彼在溺而笑者

詩題苑叙

曩者郡山老侯使使執詩題苑以示德民曰此是物  
茂卿所著近得諸書府今也其所筆雖半簡隻紙莫  
不刊以行况此書撰錄甚全大有益于後生今欲亦  
刊之可乎余受而反覆及諸使者曰實如所命而欲

汎賜于衆何辱之訪於是親自叙之命臣衡作之跋  
及梓成重使民叙其所以贊成云爾

王瀧紀行序

信一州皆山其幽邃之間草木水石之奇蓋多云余  
近三行乎其中而官有限爭日逐驛無由一步傍出  
行望雲烟空想其必有神仙之境而已我大夫山邨  
君家世主福島今歲公命君上其地圖於是君巡  
部之便紀其最奇者王瀧之勝以示余讀之則前所  
空想草木水石宛起乎眉睫不覺捧卷拊髀曰鳴戲

大夫一何文也。古人云：登高能賦，其斯之謂乎。余老矣，勝具廢矣。縱有得親涉其境，豈得比大夫之所探窮哉。今唯誦此紀而足焉。躬無跋涉之勞，而神領採真之遊，實大夫能文之所賜也。因筆其首以還之。

焉廋篇叙

臯陶曰：都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以神聖官元凱。然而疇咨不已，誠非以知人之道至難耶。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官人而后其政成，其治立。故典誥以下，百家記載，其於知人之方也，千萬言而不足矣。米澤臣

源士雲，弱冠好勇，旣而武技成，又志于學，旣而文藝成。其初居散，講習不倦。及侯之襲封，士雲自親信出，爲市尹，居官清廉，慈惠接下，衆庶悅服。未幾，超遷爲中庶子。中庶子，君之喉舌，於藩爲重任，貴班下大夫，蓋寵其賢也。奉職公忠，大允衆望。時侯方向學，延長門，灑長愷，佐倉溢井，孝德處士，南宮岳，及余德民，以爲賓師，講業頻繁，出入如織。而士雲每儉相，必使彼此交相傾寫，夙夜輔翼君德，而侯之賢日益聞焉。余爲侯再如米澤，故於士雲之所爲，無不熟知者。其間

年從侯西東也、未嘗見其退食少間、手無書策、筆翰、  
每來而去、書寫往往成卷、如此者十有餘年、及侯之  
營菟裘、而士雲亦偶得疾、遂告老焉、於是築好古堂、  
讀書其中、以自娛、今春余還自尾、士雲寄其所輯焉、  
度篇五卷、曰、吾之飽乎君恩焉、先生之所知也、吾尚  
未瞑目、豈能憇然乎萬一之報哉、然身屢病、股肱日  
衰、其可奈之何、幸未手筆相妬、勉強卒此業、今欲敢  
獻之、今侯憊愚私心、庶幾有咫尺益其知人之方也、敢  
請得一言以徵之、其書自經傳史子、凡其言觀人之

則者、抄出窮力、而以國字注之、反覆丁寧、雖提耳面  
諭、而未有如此詳悉者、於戲、士雲之業、懋矣哉、惟今  
侯已能奉遵老侯之訓、而不曠其國官、又且講此篇  
以取人乎、人焉、度哉、人焉、度哉、而雖士雲退老焉、猶  
在其左右也、於戲、士雲之忠思、何其無已時也、誦讀  
之間、喟然而歎、欣然而喜、爲作此叙、

翹楚篇叙

自古之法言法行、凡人君之旦夕誦習、可以鑑戒者、  
載籍歸然、然至其義通融、施之行事、則期之老成、豈

得遠望之於少主幼君哉且人恒疎乎遠而密乎近其近而密者誰如父兄師友也源士雲條記鷹山老侯爲君之德以進之世子其意欲不必求之遠而近模放之目前祖侯之所爲也先有焉度篇以獻于公尋作政語獻于世子今又進此書士雲之於忠蓋其性之自然矣初余當老侯之爲世子時承乏賓師之次以故自其襲封爲君至遜位管菟裘親仰其仁明二十有餘年旣而余就仕于本國然亦間年樞承于今侯于東都之邸者猶老侯在位之時焉故每聞其

所言行日益多矣况於親信左右夙夜之者乎士雲名以翹楚亦刈其十一之謂耳余嘗竊欲有此篇而非外臣之所可敢爲也今見士雲之所錄實適我願爲題其首以還之

望月詩卷序

花晨月夕興不可已乃吟詠襟懷以呈其才調遂寓遙心遐想於雲壤千萬里之外以相思慕感傷是騷人文士之常耳抑闔闈之間華屋之下宴晏逸豫大率無病而呻吟豈能句驚人乎哉獨於久客遠離非

土之感動乎中者，往往見實境焉。我大夫福島之主山公，及入爲國老也，尾信相距殆二百里，而邑治之國政煩簡相懸絕。今又携家於千里之外，奉職於東都之邸，則王事日裨益我者，亦非在尾之比矣。然猶尚存幽情乎丘壑，而寄藻思乎鄉朋詩友，以在公之日嚴而退食餘暇，未嘗廢筆硯，乃望月之詩，可以觀其出塵之氣，高雅之度矣。於是我士大夫爭賡歌其韻，雖固因臭味之同乎，蓋亦大夫之雅音，以鼓響之。之所致，余及受讀爲之忘老，愚欣然敢筆其首云。

江亭飲月詩卷序

凡侯國之大夫士，祇役于東都也，大率周歲而交代，其未得代也，朝夕公館進退有限，各自從事其署，極勞窮力，日以過一日，是以懷土之情，念念不已，人皆遲其期，以日爲年，有初入舍之日，畫山於壁，登降次日，日抹一日，及巔則先喜躍者，亦有請以留，然多競進冀遷之急，勉強及此耳，豈必致身忘家而能然者也乎？故其退而在舍也，或翫器以品茶，或引局以手談，或仰屋而徒歌，或舞木刀以虛擊，或叱僮而角力，

然未足以消日遺悶焉乃延朋類對酌相醉飽相歡呼相謔浪笑敖往往有由此致譴責者蓋百郎一風云抑太平安樂生來未嘗一知有折戈斃馬死生乎水火矢石之間之艱難焉故邸舍一歲之卧起以爲人身一大苦役亦未足怪矣我大夫成田君採摭諸人士江亭新霽之篇及國詩和之者爲冊夫國邸之多事有司之多勞固非諸藩之比也然大夫士夙夜恪勤不以私害公其退食少暇卽能披書帙拭筆硯寓其文心詩腸於風雲雪月雖均是遣悶遊戲亦

足以察我藩文教之化漸人之深焉余讀之有所感爲云云乎其首

刊考工記圖解叙

凡百工治五材以作器也揉養失則倨勾曲直不和制度失則輕重淺深不稱名與物離物不得職蓋工學工耳目之心心之思思之象象形而規矩至而後事可善也巧可致也其良名焉文以傳之煩則支支斯罔罔斯疑疑則無中雖得數十百言畫空而已以從事則非也獨考工記高簡奧密讀而不得焉不得



而思焉、思之思之、神心冥領、尺寸分毫、可以目巧、誰也言乎、背鳴呼、何文之妙也、惟其妙矣、故治之之難、猶搏猛獸乎、首怒于尾、尾怒于首、首尾伏焉、乃其肉可食也、其皮可寢也、亦唯賁育而觀其力矣、豈不難哉、學者不讀則已、讀而可不思乎哉、紀藩講官川合襄平、承命撰圖解、及書成、國子林先生序以嘉其志、僚友金世雄跋以贊其業、巔末備焉、既而使梓之、襄平造余語曰、古人已有解、而皆不餘其力、吾豈以爲不可乎、偶有未慊者、故拾補遺漏、尚有以助於後者、

抑寡陋之見、或有以用利得失而言者、則未及益人、而我將先悔、吾其已乎、然不堪命、敢請斷之、老者、余曰、唯唯否否、何爲其已、何爲其已、夫讀而難得、難得而得、文與意會、理與事合、物成象、制成度、車也可乘、弓也可射、講官之任、其斯而已矣、其用利得失、則不與焉、奚不與也、蓋古今異世、服物異制、麻冕禮也、今也純儉、觚不觚、觚哉、觚哉、推以知古者之非在昔矣、

寺町氏太孺人壽詩卷序

七十稱古稀、八九十實難、有偶有之、亦多保餘息乎、

子婦之養、牀第之安耳。以孝子慈孫、則天壤之間、豈有復可愛惜焉者耶。而不知衰老之情、其安否如何。余睹徒士隊長寺町君太孺人老在堂之狀、視聽不衰、飲食言語、衍爾常日、息不如動之無悶、輿不如步之隨意、燈下鍼縫、而眼無鏡、而年八十八、其老而能如此、則真可謂享福壽考矣。於戲、如太孺人者、愈益難有矣。及其觴米年也、君之交遊舊故、詩文若國風、俳歌、以稱太孺人之壽詞者、如雨。余因題其卷首如此。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五



